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问人性

WENG REN XING

团结出版社

TUAN JIE CHU BAN SHE

黎 鸣 著



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命运

问人性

●
●
●
●
●
●

黎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人性：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命运/黎鸣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9

ISBN7-80130-059-9

I. 问… II. 黎… III. 人性论-比较研究-世界
IV. B82-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4359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保定市大丰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8 年 9 月 (大 32 开) 第二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650 千字 印张：28.5

ISBN 7-80130-059-9/G · 10

定价 (上、下)：38.80 元

箴言录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老子（33章）

我觉得人类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於“人”的知識。我敢说，德尔菲神庙里唯一的碑铭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重要。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序 言

虽然近代的中国和日本都共同具有一个屈辱的开头，但此后的反应和效果则完全两样。中国统治者依旧妄自尊大，色厉内荏，顽固不化，麻木不仁。日本统治者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经过一番内部斗争，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全歼中国北洋舰队（顺便指出，今年正好是甲午战争的一百年祭）。1895年李鸿章代表中国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2亿两，向日本开放沙市、重

③ 同上，第 351 页。

庆、苏州、杭州等等。1904年启开日俄战争，在对马海峡歼灭了远征的波罗的海舰队；1905年日军击败俄军，占领库页岛……。仅仅三四十年的奋斗，日本就从受屈辱的状态一下子挤入了世界列强行列。

与日本相反，中国人受屈辱的状态一直又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而且即使后来摆脱了西方和日本的半殖民地统治，中国自己的国力也因不停的内部纷争、摩擦、折腾，始终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距甚远。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四小龙”相继从经济上崛起，而中国人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内乱不止，痛苦不堪。……

这一切不能不发人深省。中国文化人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有慷慨赴死如谭嗣同者，有愤世嫉俗、呼天抢地如邹容、陈天华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长期以来，多少文化人空有一腔报国之心，却在实际行动中茫茫无绪，不知所措。又有多少人漂亮话说了万万千，及至应该可以兑现时却毫不犹豫地变了卦。谁都想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如此中国之事，怎能不难？中国人的路真是一条覆辙太深、令人心情沉重无比的历史之路。

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国研究中西、中日比较文化（包括比较政治、比较经济、比较军事、比较宗教、比较学术、比较历史、比较教育、比较文学、比较艺术、比较风俗等等）的文人学者无计其数，但真正给历代中国人留下了可以作为永久教训的人及其著作却寥寥无几。或许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理论思想家及其著作，其对中国问题透视的深度能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及其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相比。中国之大，卖弄文墨者比比皆是，才子文人，多如牛毛，然而真正能冒出一恒久的思

想光芒的文化思想之星，却几乎无存。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自先秦之后，中国天上的思想星光就一直处于极其晦暗惨淡的境况之中。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堪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唯独缺乏新思想，以及能冒出新思想的思想者。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论及三个世界性民族（中华民族、英语民族、犹太民族）的章节中给出了鲜明的对照，并尽力给出了作者自己的解释。结论极其简单明了：不能产生大量新思想和新思想家的民族和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兴旺发达的。

在近现代文化史上，也曾留下一些基本观点的代表者，如坚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胡适、陈序经；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路向的辜鸿铭、梁漱溟，实际上还可以举出不少坚持这两种观点的人物。观点处于这两极之间的人物就更多，如提倡著名观点“中体西用”的清代的冯桂芬、张之洞等等。然而在传统中国，不同观点之争形同水火，甚至在一些场合可以变成置人于死地的罪名。所以在传统中国，观点之争不能形成思想的摇篮，反倒成了窒息思想的灭火器。所以传统中国骑墙者如云，敢有观点者几稀，没有观点者最幸。虽然有观点未必就有思想，毕竟观点是思想的火花。观点不能充分得到人们共同的辩论、解析、挖掘，而是稍纵即逝，随闪随灭，也就形不成可以长久留给后人有价值的思想。正是因此，尽管一百多年来关于中西比较文化议论纷纷，意见如云，可是能长久留给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却几乎没有。

坚持“全盘西化”者、坚持传统文化者，情感的炽热远甚于理智的静观，态度骑墙者玩世不恭远甚于经过分析而后有所心得。关于中西文化之异人们留下了许多颇富智慧的比喻，如山和水，如动和静，如理和礼，如酒和水，如肉和蔬，如动物植物，如群体个人，如法治人治，如竞争忍让，如向内向外，如道德法律，如

物质精神，如和平战争，如积极消极，如向前向后和居中……等等。可惜这些颇具直觉智慧和一得之见的比喻，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比喻，并没有谁思想从这大量生动的比喻之中透视到某种中西文化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许多差异的最深邃最系统的根源，或最关键的奥秘。本书作者自信，他发现了这个最系统的根源，这个最关键的奥秘，可以说，这也是中西文化最初发源地的分水岭。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初共同的发源地都是人性。中国人的人性与西方人的人性毫无二致，但他们的人种、人文、人格则各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产生中西文化差异的最初的分水岭，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之祖（在中国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在西方是古希伯来先知和古希腊哲人），对人性的不同的认识。文化最初的差异其实就是人类最初对自身认识的差异。关于这一点，作者自信完全可以作为无可争议的真理来看待。不仅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这是真理，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正确地认识自己也往往是个人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基点。而这其实也早已是古代圣哲的遗训。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前面已提供的三段箴言。

老子的箴言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苏格拉底（又引自“德尔菲神谕”）的箴言是：“认识你自己。”

卢梭的箴言是以最高级的形式再次肯定了“认识你自己”的伟大的真理性。

作者深信，当人们真正认识到了中西文化发生差异的这个最初的分水岭时，一百多年来人们关于中西文化的种种意见纷纭的论争就都将自然而然迎刃而解，因情绪而发的种种偏激之论也将自然得以消解。文化的差异并不必与种族的优劣相干。认识的偶

然性差异因长期历史的累积和推衍而获得放大、固化，从而造成巨大的文化差异。尤其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来说，地理上处于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东西的两极，长期以来不得互通有无。不能否认，正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经过中东的西传帮助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的蒙昧之中奋然冲出，开创了人类近代新的文化篇章。19世纪，受到上帝和财宝双重诱惑的西方人不顾一切地东进，终于彻底打破了因地理远隔而造成的东西方文化长期互相隔绝的历史状态。两条同发源于人性却因对自身认识的相异而分道扬镳的人类文化大江，如今又重新会聚合流了。不同的水位产生了此低彼高的巨大撞击。轰然的震响，巨大的水花，一切都会成为过去。高的会变低，甚至变得更低，低的会变高，甚至变得更高，这是大势所趋。但就局部情况而言，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充分认识自己，谁就会始终占据主动的优势。这条原理无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千真万确、屡验不爽的真理。比较而言，近代日本人，至少日本的上层人物，比中国人，中国的上层人物更充分地认识了自己。因此，他们更善于自处、处人，更善于因应外界的一切变故，并作出适合于自己既存条件的妥善的响应。近代历史至少已经告诉我们，日本统治者绝不像中国统治者那么妄自尊大，顽固不化。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人的人格的表演，他们能否共同排练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历史表明，近代日本人的表演是成功的，比较之下，近代中国人的表演内部很不协调，危机四伏，自祸不息。回到本书的结论之一，即中国人太不善于认识自己了。悠久的历史，庞大的祖国，众多的人口，深厚的文化，优美的文字……全都成了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的障碍。本书写作的宗旨之一，即是希望除却所有一切这些障碍，让中国人能够真正直视自己，洞察自己。这是中国人能

够真正成功地进入新的千年世纪的一次必要的精神上的脱胎换骨。

人性是永恒的（除非人类在一场巨大的地球灾难中彻底毁灭），甚至是永远不变的，然而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的人格，个人的人格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的永恒和一成不变性体现在本书中所描述的人类的原欲（食欲、性欲、知欲）和原恶（任性、懒惰、嫉妒），以及社会生活中人类的元精神（信仰精神、求知精神、爱的精神），也即生活于社会中人类必然具有的向善的渴望。人性使人类和每个人都构成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巨大的矛盾统一体。认识人自身就应该是用人性全方位的视角，立体地甚至是更多维空间方位地去看待人自身。任何人都不比他人更高贵，或更下贱。再“伟大”的人，他身上的原恶一分不比别人少；再平庸的人，他身上的原欲也一点不比别人少半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最重要的是元精神。元精神是人类后天社会性的产物，与原欲、原恶的与人俱生、与人俱死不同。元精神是人类后天文化教养的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元精神的完备性和特殊性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文化）人格的最关键的因素。

就人类元精神的完备性的观点看，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人格是具有大缺陷的，同样，西方人的历史文化人格也是具有大缺陷的。比较而言，尤其近代以来，西方人的元精神的完备性程度比中国人高，从而大大显示出了西方人的人格力量。西方人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超越了中国人，从而有近代西方文化连续近三个世纪凌驾于全人类文化的现实趋势。这种现实还会有所延伸，但绝对不是永恒。西方人的成功，西方人的狂妄，正在以历史重演的方式成为西方人认识自己的障碍，这种障碍曾经使历史悠久的中国人长时期地停滞了自己走向文明的步伐。可以预言，西方文化在 21

世纪的走向没落是大势所趋，即使有少数西方睿智的思想家一再发出严厉的警告也是枉然。不要忘记，西方人也都是原欲与原恶共存的巨大的矛盾统一体。仅仅智者的手挡不住历史的潮流。

西方的另一类智者已经从维护西方人的霸权利益的角度发出了警告。美国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于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世界各种文明的对立与斗争》。此文的主题可以用下面一段引文来概括：“不同文明群体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取代冷战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分界线，成为危机与流血冲突的爆发点”。^① 作为一位国际政治学家，作者敏感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危机与流血冲突”，应是很自然的。同时，作者也确实敏感到了西方要想以它的霸权继续凌驾于全世界的困难：“现在，一个位于权力顶峰的西方正面临着一个具有塑造一个非西方化的愿望和决心与能力及资源的非西方世界的挑战。”但作者作为一个西方人的自负也是明显的：“西方在和其他文明的关系中处于权力的顶峰。它的超级大国对手已在地图上消失。西方各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军事力量是所向无敌的。除去日本，西方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挑战。它主宰了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全球政治及安全问题的在美、英、法指导下得以有效解决，经济问题则在美、德、日指导下解决。……”这种自负显然已影响了作者对本身西方文化的认识。从本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自己正面临的巨大困境，并不曾认识到现代西方人的文化人格的严重局限。作者在文中借用另一位西方人V·S·纳保尔的话说：“西方文明是适合全人类的，可以普遍适用的文明。”即是说西方文明应该是

^① 见《编译参考》1993年第10期，后面有关引文同样出自此处，不另注。

非西方人全盘接受的“普遍适用的文明”，差一点没说就是“普遍的真理”本身。在这种“真理”影响下的所谓“现代化”理论，不过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发明的让所有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别称。这种“现代化”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理论引导出来的错误的口号，更别说“西方化”了。

现在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都生存在现代，并没有谁生存在过去。我们要防止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人为真正的现代人，而以非西方人为仅仅相应于某种社会——历史模型的过去阶段的古代人。这种“现代化”理论以西方人现今的生活方式为一切非西方人未来必然要经历的生活方式。这在很大程度的实质上是完全否定了其他非西方民族一切文明创造的可能性。似乎非西方人只有永远靠模仿西方人生活，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这显然是不符合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当中华民族建立了世界上最早和最庞大的封建帝国的时候，英语民族的祖先还不过是北欧森林中靠狩猎为生的野人。这时候的“现代化”岂不是“中国化”？何况，真正西方文化的勃兴也仅仅是近三个世纪的事情。

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包括文明的优势，并不是永恒的。丰满的文化是由具有相对而言丰满的人格精神的人类创造的。人类的精神（全都由笔者认定的三种元精神组成，如同三原色组成一切颜色）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的原恶一旦变得嚣张，人类的精神就将衰退。西方现代人的精神已经比不上17、18世纪他们的祖先了。21世纪很可能就是为西方文化的高速发展画上一个句号的世纪，而同时却是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东亚中国文化以创造性的姿态融合西方文化中的人类元精神而在地球的东方冉冉兴起的世纪。看上去这是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咒语，其实不然，这是

人类不同文化真正走向全面融合的世纪，西方人同样可以在融合中吸取他们尚缺乏的人类元精神——爱的精神，而且他们传统中的信仰精神现今也正处于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而不断趋于衰微的状态之中。西方文化唯一炽盛的只有求知精神，虽然中国人恰恰最匮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诚如笔者在本书中所论证的，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同样是不完备的，他们的人格并不完美。虽然近代以来他们所显示出来的人格的精神力量要比非西方人强大，但他们的人格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绝对不是非西方人应当全盘照搬和模仿的，非西方人，尤其中国人还有很大的余地可以创造出人类中更美的东西。说得具体一点，西方文化中最值得非西方人学习的东西是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而这两种精神大体都是人类元精神之一的求知精神的社会和历史的产物。然而人类元精神中尚有信仰精神和爱的精神。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即匮乏爱的精神传统，现今的信仰精神也正处于衰微之中，西方文化凭什么可以一手遮天而拒绝和轻视其他一切非西方民族的历史文明的创造性呢？

亨廷顿教授对21世纪的预言是：“如果发生下一次世界大战，那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一场战争。”而亨廷顿教授更明确地指出，这“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指西方文明与儒教——伊斯兰教联合文明之间。这不是什么预言，这是一个传统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的有害的战略构思。他无视人类不同文化（文明）的平等的正当的融合，一味只关心西方文化正日益丧失的主宰世界的霸权。正是因此，亨廷顿教授所关心的是作出为西方利益考虑的“短期安排”和“长期打算”：

“就短期而言明显的是促进西方文明内部更大的合作与团结是有利的，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成员之间；把和西方文明接近的

东欧和拉美结合进来；促进和维持与俄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局部的、各种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升级成为不同文明间的大战；限制儒教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军力扩张；减缓西方军力削减幅度并在东亚与西南亚维持西方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分歧与矛盾；支持同情西方价值观与利益的其他文明集团；加强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并使其合法化的国际机构、促进非西方国家参与其内。”

“从长期看还须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西方文明即是西方式的、又是现代化的。非西方文明集团企图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到现在只有日本取得了成功……”

亨廷顿教授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西方军事集团及其霸权利益（不如说更是为美国的霸权利益）出谋划策的军师，一个参与国际权术活动的人类大官场中的谋士，因此，他与人类大情场中的思想家的活动差距甚远，或者说，他根本不够格成为一位全人类的思想家。

西方当今上层人物如果真是听从他的劝告，西方文化只能愈来愈走向自我封闭，从而加速西方文化的走向没落。

亨廷顿教授的长文明显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普通人，他缺乏人类爱的精神，人类的信仰精神在他身上也表现无多。他所关心的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不过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的东西——权力或霸权，也即少数人或少数国家拥有的主宰别人或别的国家的命运的权力或霸权。价值观念如此陈旧，如此古老的人会有多少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西方化”即“现代化”呢？

21世纪是人类不同文化（文明）高度融合的世纪，这本应是人类的文化福音，是人类的元精神普遍均衡地进入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个人的心灵，从而使全人类的文化人格普遍走向更完美

的境界的伟大世纪。世界上愈是少有一点坚持古老价值的民族、地区的霸权主义者，世界便愈是可以获得安宁与和平。

亨廷顿教授面对如此伟大的新世纪，竟然继续坚持西方人的霸权主义，鼓吹西方文明的自我封闭，预言不同文明之间的世界大战，而不是鼓励不同文明的和平的融合和人类文明共同的进步，除了表明亨廷顿教授本人的顽固不化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的立场，以及进一步的西方霸权主义等错误的观点之外，的确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正在走向没落的征兆。在这方面，已故英国历史学大师汤因比的思想要远比亨廷顿教授之类的西方人深刻、高超、伟大。汤因比先生或许是西方最后一位具有全人类胸怀的伟大的思想家。

《问人性》的副标题是“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命运”。所以本书除了揭示中西方文化最初源头的分水岭，论述中西方人类历史文化人格的成因，论述人类的情场活动、精神性活动对于人类文明和每个人生活的意义等等之外，也对中西方文化命运的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一次宏观的鸟瞰。笔者尽量抑制自己胸中东方中国人的情结，始终铭记“认识你自己”的初衷，首先认识作为中国的人类自己，进而再认识作为全人类的人类自身，包括西方人类。

笔者坚信，无论西方人，中国人，还是其他任何人，人性只有一个。全人类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它就是人性的“原欲”与“原恶”，以及人类可以共同拥有的“元精神”，但不同人类的人种、人文和人格差异万千。人种的差异主要缘自人类对不同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人文和人格的差异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的祖先对共同人性的不同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在历代相传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累积和固化的效应。这些不同的认识及其历史性过程

使不同的人类具有不同的人类元精神的构成，正如同任何色彩都具有不同的元色构成，从而造成了不同人类的不同人格和人文。这就是本书理论思维的一个梗概。笔者深信，这个理论对于一切人类都是普适的。

一般读者不妨从第六部《新的综合与结论》阅读起，如果发生了兴趣，再从头开始。希望本书能有益于所有读者的“认识你自己”，并进而认识到过去、现在的中国人。

作者

1994年6月26日

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序 言

第一部 人性的理论

人的本性都是恶的根性，人的生命即是对这些恶的根性的燃烧。火焰象征着人的精神，它引人向上，向着真、善、美。生命燃烧得愈是完全，精神愈是美丽、愈是华贵。

第一章 文明与人格

3

1. 文明乎，人种乎

2. 人种、人文、人格

第二章 人性场与人性原恶

11

1. 人性场

○官场○市场○情场

2. 原恶——永恒的人类

本性

○中西圣哲论人性○中西

历史发展脉络○人性原恶

论○“歪打正着”与“自欺欺人”○人性场与人性原恶的关系

3. 人性场与陷阱

○官场的陷阱○市场的陷阱○情场的陷阱